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狂野呼唤

【美】杰克·伦敦◎著

邓超群◎编译

触动心灵的故事，感人至深的情怀
畅销世界的动物小说

国际大奖
动物小说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狂野呼唤

[美] 杰克·伦敦 著

邓超群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野呼唤 / (美) 杰克·伦敦著; 邓超群编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6
(国际大奖动物小说)
ISBN 978-7-5534-4553-3

I. ①狂… II. ①杰… ②邓… III. ①中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2378号

KUANGYE HUHUAN

狂野呼唤

[美] 杰克·伦敦/著 邓超群/编译

出版策划: 孙 昶

选题策划: 孔庆梅

项目统筹: 于姝姝 王 妍

责任编辑: 刘晓敏

责任校对: 颜 明

封面绘图: 李广宇

封面设计: 于 青

插 画: 187艺术工作室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80千字

印 数: 1—5 300册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56961 营销部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电话: 0431-81877777)

书 号: ISBN 978-7-5534-4553-3

定 价: 11.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前 言

杰克·伦敦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美国唯一一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作家。杰克·伦敦又是一位十分高产的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发表了五十一部著作。他的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充满筋肉暴突的阳刚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美国传记小说家伊尔文·斯通称他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

杰克·伦敦自幼当童工，漂泊在海上，跋涉在雪原，最后通过半工半读成为一名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生活经验之丰富在世界作家之中是非常罕见的。

十七岁时他上了一艘捕猎船，开始了水手生涯，经过朝鲜、日本，到白令海一带去猎海豹。途中经历了严寒、风暴、最沉重的劳动的锻炼，参加了狩猎海豹的种种活动。因为从小在海湾里玩船，他驾船很有一套，深得船主和同行们的赞许。又因为从小饱尝生活艰辛，十分同情下层人民，所

以他交了许多朋友，听了许多有趣的和可怕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创作小说的宝贵素材。

长年的流浪生活没有使杰克·伦敦对生活丧失信心。即使在漂泊不定、居无定所的困境中，书也总是他的最好伴侣。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二十岁时居然考进了加州大学。然而，大学的门毕竟不总是朝向杰克·伦敦这样的穷人敞开的。1897年，他被迫退学，同姐夫一起去阿拉斯加淘金。但此行并不顺利，“黄金梦”很快破灭，身染重病的杰克·伦敦只能回家休养。

一条条路走不通，一件件事碰壁。这激发了杰克·伦敦从事创作的强烈欲望。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有对穷苦人的满腔同情。在二十三岁（1899年）时，他的第一篇小说《给猎人》发表了。二十四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狼之子》。在这些作品里，淘金工人的生活是杰克·伦敦最乐于选择的题材。

杰克·伦敦的作品笔力刚劲，语言质朴，情节富于戏剧性。他常常将笔下人物置于极端严酷的环境之中，以此展露人性中最深刻、最真实的品格。杰克·伦敦赞美爱、勇敢和坚毅这些人类的高贵品质，他笔下那“严酷的真实”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

目 录



狂野呼唤	1
一 回归原始	1
二 棒子和利牙的铁律	16
三 野性主导	30
四 谁是王	49
五 艰辛雪路	61
六 对一个人的爱	81
七 呼唤声响起	100
热爱生命	126

狂 野 呼 唤

一 回归原始

原始的渴望翻滚着跳跃着，

在世俗的枷锁下挣扎。

那远古的呼唤，

再一次被唤醒了。

可惜巴克看不了报纸，不然的话它便会知道灾难就要来了。不单单是它即将灾难临头，灾难也同样会降临到沿海堤岸每一条狗的身上。放眼普吉特海湾一直到圣地亚戈港口，那些肌肉结实且长着又暖又长的毛发的狗，都将和巴克一样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灾难。

报纸上说这是一场灾难，人们便信以为真：在北极漫长的黑暗中，有人在探险时发现了黄金。与此同时，那些交通运输公司也在竞相大肆宣扬着这一发现。其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如潮水般地涌向北方地区。

那里滴水成冰，到处是荒野，可谓是冰天雪地。但丝毫

阻挡不了这些人挖掘黄金的热情。所以狗就成了运输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是那些体格健壮结实，有着厚厚皮毛，能耐住严寒的，吃苦耐劳的狗。

巴克居住在阳光普照的圣克拉拉谷的一栋大宅子里。宅子叫米勒法官大宅。这幢宅邸远离马路，四面环树。偶尔一瞥便隐约可以看见宅子四周都是宽敞明亮的阳台。

宅子前面是由碎石所铺成的车道。车道隐蔽在白杨林下，一直延伸到广阔的绿草地。而宅子后面的风景，远比前面的更为壮观。这里有着巨大的马厩和十二个马夫；有爬满常春藤的仆人住所；有一望无际的排列有序的外围房舍；有青青的牧草地、草莓地和果园；还有水井和水泥铺的地面。米勒法官家的男孩子们，上午在这里玩跳水，到了酷热的下午时便在这里纳凉。

这片领地巴克再熟悉不过了。它出生在这里，住在这儿也有四个年头了。然而，这片领地怎么可能是巴克一条狗的地盘呢？这里当然有其他的狗。在这么大的领地上怎么可能只有巴克这一条狗呢？但是和巴克比起来它们都不算什么。

它们来了又走了，住在集体狗窝里，或者是在房屋某一处隐秘的角落里待上一段时间，就像那条名叫土茨的日本种哈巴儿狗，或是那条无毛的墨西哥伊莎伯尔犬一样——那些几乎不把鼻子伸出门外，或从不去活动腿脚

的奇怪的狗。

此外，也有猎狐犬，至少有二十几条。这些猎狐犬总是对着土茨和伊莎伯尔犬狂叫。这两条缩在屋内胆小如鼠的狗一直生活在一大帮手握扫把和拖把的女仆们的庇佑之下。

巴克既不属于家犬也不属于猎狗，但这整片领地都归它管。它和法官的儿子们一起跳进游泳池游耍，或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打猎；它陪法官的女儿莫莉和艾丽丝在漫长的黄昏或清晨散步，给她们当保镖。

在寒冬的晚上，它面对着书房里跳跃着的火苗，趴在法官的脚边；它把法官的孙子背在背上，或者和他们一起在绿草地上打滚儿，并一路保护着他们到马厩院内的喷泉边，去玩各种冒险游戏，甚至跑到马场和草莓地里去玩耍。

它在狗群中傲慢地行走，从不把土茨和伊莎伯尔犬放在眼里，因为它是这儿的王，是属于米勒法官领地的所有动物之王，不管是爬行的还是飞行的，甚至连人也不例外。

它的父亲，艾莫尔，是一条大型圣伯纳犬，曾经作为法官的伙伴相伴其左右，而巴克也希望能继承父业。它体格没有它父亲硕大——只有一百四十磅（1磅大约相当于0.45千克），原因是它母亲舍普是条苏格兰牧羊犬。不过这一百四十磅的体重也就够了，再加上优越的生活以及来自外界的普遍尊重，足以维持它十足的尊严，同时让它具备了一

种王者气派。

在这四年的成长过程中，它过着贵族般舒适的生活；它自豪着，并怀揣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和那些与世隔绝的乡绅们如出一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巴克并没有因此成为饮食过量的肥狗。狩猎和类似的户外运动，保持了它的体形而且还锻炼了它的肌肉。它对水的喜爱不亚于人对冷水浴的喜爱。水对它而言既是一种必需品，又是一剂补药。

再来看一下一八九七年秋天时巴克的生活状态。那时有新闻报道说克朗代克地区有新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涌向那寒冷的北方地区。但巴克不会读报纸，它并不知道这一切。

在米勒法官的别墅里，有一个叫曼纽尔的园艺师助手，他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曼纽尔有一个很大的坏毛病：沉迷于彩票。同时他赌博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只迷信一套赌法，而这个弱点使他逢赌必输。只迷信一套赌法，必然会耗费大量钱财，而作为一个园艺师助手，所得的工资在养活妻儿之后，哪儿还有闲钱？

再说，赌博本身就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这时候，曼纽尔早已负债累累，度日如年，生活逼得他走投无路，真想杀人放火，抢劫银行。

巴克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法官去葡萄种植园主协会

开会去了，男孩子们又为举办运动员俱乐部而忙活着。这时候，曼纽尔做了件坏事，没有人注意曼纽尔带着巴克穿过果园走了出去。

在巴克看来，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次散步了。那个夜晚没人瞧见它。曼纽尔带着巴克来到社区公园。早就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在那里等着。那人与曼纽尔交谈着，接着只听到钱币碰撞的声音。

“你在交货前得先把狗绑好。”陌生人生硬地说着，此时曼纽尔将一条结实的粗绳对折起来套在了巴克脖子的项圈上。

“把绳子一绞，哼，就够它受的。”曼纽尔说道，陌生人点头表示赞同。

巴克默不作声，以十分威严的姿态接受了那人手里的绳索。此事虽然很不正常，不过它早已经学会了信任它所认识的人，同时确信它们比自己更有智慧。但当绳子的另一头交给了那个陌生人的时候，巴克还是带有威胁性地叫了几声。它很骄傲，它狂吠两声在别人眼里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它的不快，但是巴克却认为是自己在下达命令。

可出乎意料的是，绳子在它的脖子上开始勒紧了，几乎让它难以呼吸。它非常愤怒，迅速地扑向这个陌生人，那人却在半空中抓住它，猛拉着套在巴克脖子上的绳索，巴克顿

时两眼发黑，直冒金星。巴克仰面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之后绳子绞得更紧了，巴克愤怒地挣扎着，舌头挤到了嘴边，巨大的胸脯徒然地一起一伏，并一个劲儿地喘着粗气。

巴克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虐待，也从来没这样歇斯底里过。可是它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了，目光也开始变得呆滞了，等到信号站发出了让火车停下的信号，两人把它扔进了行李货物车厢时，它已经没了知觉。

接下来巴克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舌头疼痛，待在一辆陌生的车上摇摇晃晃地前进着。火车头到达一处十字路口时发出嘶鸣声，这让巴克顿时明白了它身在何处。它以前经常陪法官出远门，当然品尝过待在行李厢中的滋味。

它睁开了眼睛，像一个国王被绑架了一样，眼里充满着难以遏制的怒气。巴克的愤怒使陌生人感觉到了危险，他扑过来想抓住巴克的喉咙，但巴克比那个人更加凶猛，狠狠地咬住了那人的手，两方都不肯放弃，直到巴克再一次被绞昏过去。

当行李员听到打斗的声音往这边赶时，那个陌生人掩藏着被狗咬伤的那只手，不让行李员看见，口中还念叨着：

“这狗可真要命。这条狗的病又发作了，我要把它带到旧金山的老板那儿去。听说那儿有个十分有名的兽医，我想它一定能把这病治好。”

于是，巴克被陌生人带到了旧金山，在海岸边的一家酒吧里，和酒吧老板见了面。那人因为那天在火车上被巴克狠狠地咬了一口，心里一直快快不乐。

“真倒霉，总共我才得了五十元，”他抱怨道，“以后即便给我一千元现金我也不干了。”

陌生人的手上缠着一条已浸出血渍的纱布，右裤腿被撕破了，脏兮兮的大腿都露在外面。

“那个卖狗的家伙得了多少？”酒吧老板问。

“一百，”陌生人答道，“少一个子儿都不行，真是的。”

“这么说总共是一百五十元？”酒吧老板算道，“我看这狗值这个价，不然我就是个傻子。”

那个拐卖了巴克的陌生人解开缠在手上的纱布，看着自己被咬伤的手说道：“我真害怕自己会得狂犬病……”

“哈哈，如果你真得了狂犬病，也只能自认倒霉喽。”酒吧老板笑着说，“等会儿，先别走，来帮个忙，把这条狗弄进箱子里去。”

巴克晕了过去，喉咙和舌头痛得发麻，它被勒了个半死。它试着站起来，想要和折磨它的那些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它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人家勒紧绳索，撂倒在地。最后巴克昏迷过去了。这些人从巴克脖子上取下那重重的铜制项

圈，连带着解开了绳索。它被扔进了一个像笼子一样的木箱中。

在那个夜晚剩余的时间里，巴克痛苦而疲倦。它努力平息着怒火，舔舐着自己那受了伤的自尊。它不明白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木箱里？面对这个问题，它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它的心头，它觉得不幸即将来临。

在半夜时分，屋门咯咯响了好几次，好像有人推门而入。它一跃而起，以为即便不会见到法官本人，也至少会见到家里那几个男孩。可是，现实每次都让它失望透顶。因为它见到的别无其他，只有酒吧老板那肥胖的脸。它看到酒吧老板借着牛脂蜡烛昏暗的光窥探它。巴克一见那张讨厌的脸，原本准备从喉咙里发出的欢叫，最终都扭曲成了低沉愤怒的咆哮声。

但是，酒吧老板根本不搭理它。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四个人并抬起了木箱。巴克认为他们又是来折磨它的。因为那些人面相丑陋，看上去都像魔鬼似的，穿着又破又烂。它开始隔着木箱格子向他们怒吼。他们却只是一味地大笑着，并用棍子去戳它，每当棍子伸进箱子时，它便狠狠地去咬住棍子，最后才明白他们是在捉弄自己。于是它忧郁地躺了下来，任凭木箱被抬进一辆货车上。

巴克和关它的这个木箱几经周折，从一个车挪到另一个车，快递工作室的员工开着车把它运走；它和一些包裹还有箱子一起又被运上了一艘轮渡船；从轮渡船上下来之后，又有人把它送进了一个大型铁路车站；最后它被送入了一列快递专列的车厢里。

蒸汽火车头发出吵杂的声音，带着列车车厢在铁轨上走了两天两夜，而巴克也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由于愤怒，它一看到快递送件员便发出低吼，而他们却报以戏弄的姿态。它嘴边冒出白沫，气得发抖，直向箱外冲，那些人便大笑起来，这更加激起了他们想要戏弄它的冲动。他们模仿巴克的声音汪汪乱叫，又模仿猫叫声，接着又挥动双臂模仿鸡叫声。

巴克知道他们的举动都是在戏弄自己，因此它倍感受挫，怒不可遏。它倒不怎么觉得饿，就是很渴。这使它的怒火再次升温以致抓狂。巴克异常敏感，再加上高度紧张和被戏弄，本来红肿的喉咙和舌头，现在由于干渴开始发炎，巴克甚至开始有发烧的迹象。

巴克很高兴自己脖子上的绳子终于被解开了。因为这仿佛给了它一种单方面的优势，没有了绳子的束缚，可以让他们尝尝自己的厉害了，它再也不会让自己的脖子套上绳子，因为它不再给他们这种机会了。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受尽百般折磨的巴克，在体内渐渐积聚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谁

先遇上谁就倒霉。双眼充斥着凶光的它，已然变成了一头狂暴的恶魔。变化之大恐怕就连法官本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了。快递送件员们在西雅图把它卸下列车送上另一辆车后，才松了一口气。

四个人从车上小心翼翼地把木箱抬进一个小后院，这个后院四周都是高墙。一个矮胖男人走了出来，给送货司机签了字。矮胖男子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衣领一截耷拉在脖子上。下一个对手就是他，巴克心里想着，便愤怒地冲向箱格不停地狂吠。那人阴笑了一下，接着拿出了一把斧子和一根棍棒。

“你不会是要把它现在就放出来吧？”司机问道。

“猜得没错。”那人一边回答，一边用斧子劈向木箱。

那四个把箱子抬进来的人早已经吓得撒腿就跑，随后爬到了高高的院墙上面。它们想好好地看看这个矮胖的男人是如何被凶猛的巴克扑倒的。

巴克冲向那被劈开的木头，用利牙撕咬着，扑腾着。斧子落在哪里，在里面的它便扑咬向哪里。它张嘴大声咆哮并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而那穿红色毛衣的人却冷冷的，不慌不忙的，一心要放它出来。

“你这头急红了眼的魔鬼，来吧！”他吼道。此时他已经劈开了一个足够让巴克钻出来的口子，同时他扔下了斧

子，将左手的棒子转到了右手。

此时巴克的的确确是个急红了眼的魔鬼。它后退了半步做好了进攻准备。只见它鬃毛高耸，口含白沫，充血的双眼散发着恶意。它心里充满着两天两夜积累的所有的怒气，用它那一百四十磅的身体直扑向那人。在半空中，它的尖牙即将咬到那人时，身子却突然一颤，它的利牙痛苦地相撞，随后翻滚在地。巴克这辈子可从来没尝过大棒的滋味，所以不知道它的威力。

巴克嚎叫了一声，随即站稳脚跟，又再次扑向空中。又是猛然一震，它再一次砰的一声翻倒在地。这一次它明白了是大棒在作祟，但这没能让巴克冷静下来。它重扑了十多次，次次都被大棒撂倒。

在一次特别猛烈的棒击之后，它靠着模糊的意识勉强地站起来，但再也无法向前扑了。它四肢无力地迈了几步，血从鼻子、嘴里、耳朵里流了出来。接着它那原本漂亮的皮毛血迹斑斑。这时，那人快步上前去瞄准它的鼻子就是一棒。这一棒可让它痛得钻心刺骨，胜过所有之前挨过的棒子。

巴克顿时暴跳起来，发出像狮子般凶暴的怒吼声再次猛扑向那个人。可那个人把棒子从右手转到左手上，用右手毫不留情地掐住它的喉咙，用力一扭一甩，巴克便在空中晃了